

张再勇·著

翔安风采

林国耀题

神恩广被中外咸钦

元底堂



翔
安
风
采

张再勇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序 一

姚春树

张再勇同志继《大嶝风情》之后，又推出了视野更加开阔、内容更加丰实的散文集《翔安风采》。这些散文在结集前，分别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为读者所喜爱；这些散文在艺术构思和文字表达上虽然不很考究，但却像海岛山野上的小草野花，散发着“土气息泥滋味”^②今有着“从泥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这些散文初瞥之下，给人一种“陌生感”，其实仔细端详之后，人们恍然悟到她们还是“熟悉的陌生人”（别林斯基语），正是中国现代散文大师鲁迅和周作人倡导的“乡土艺术”“乡土小说”等“乡土文学”百花园里的散发着闽南泥土清香的小花。

关于“乡土艺术”，周作人曾在《地方与文艺》里如是说：

我们说到地方，并不以籍贯为原则，只是说风土的影响，推重那培养个性的土之力。尼采在《察拉图斯忒拉》中说，“我愿你们，我的兄弟们，忠于地。”我所说的也就是这“忠于地”的意思，因为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虚空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

中国现代散文史上，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无常》《女吊》《我的第一个师父》，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乌篷船》《目连戏》《喝茶》

等都是这类乡土民俗风情散文的经典名篇，1930年代的沈从文、李广田，1940年代的芦焚、孙犁等也都写过这类乡土民俗风情散文。由于种种原因，建国后这类散文却少了起来。张再勇同志的散文集《大嶝风情》和《翔安风采》表现了包括大嶝岛在内的厦门市翔安区的历史沧桑，特别是讴歌了改革开放以来他家乡的巨大变化，他的笔端触及了翔安区的历史、人文、地理的方方面面。但其中较有特色、较有价值、较吸引人的是他对家乡热土的民俗风情的抒写。因之，张再勇的散文，主要的是乡土民俗风情散文。他的这类散文，虽然远远不能同中国现代散文大师鲁迅和周作人的乡土民俗风情散文经典名篇相比，但却是对这两位散文大师开创的中国现代乡土民俗风情散文优秀传统的承传。

要写好这类乡土民俗风情散文，是同作家对乡土民俗风情的热爱、体察和研究分不开的。邬丙安在《中国民俗学》里认为民俗学是“研究整个民间文化与生活的科学”，他把民俗学归纳为四大类，即“经济民俗”、“社会民俗”、“信仰民俗”、“游艺民俗”，中国现代民俗学奠基者之一的钟敬文认为要搞好民俗学研究必须进行艰苦的田野调查和查阅大量的文献学材料”。^③

张再勇同志生于大嶝，长于大嶝，他热爱家乡的土地、家乡的人民、家乡的历史、家乡的民俗风情，多年来他对家乡的民俗风情作了艰苦的田野调查和查阅大量的有关文献，他是他的可爱家乡的“地之子”，他有着“从泥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鲁迅说过，“创作总根于爱”^④“张再勇同志的质朴清新、饶有风趣的散发着‘土气息泥滋味’的乡土民俗风情散文，就是他这种炽热而深沉的乡土之爱的艺术结晶。从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他家乡美丽的风光、富饶的资源、美好的生活、独特的习俗、建筑、戏曲、传说、谣谚，特别是他家乡父老乡亲的情感、趣味和智慧。

十分有趣的是，张再勇同志的《翔实风采》中的不少篇章，以雄辩的事实说明他家乡的民俗风情同一水之隔宝岛金门和台湾是同宗同源一脉相承的。这有力反衬了现在台湾当局某些“数典忘祖”的政客搞“去中国化”的图谋是如同“抽刀断水”、抓着自己头要离开地球一样可笑和徒劳，有力证明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海峡两岸骨肉同胞的惟一正确的选

择，是历史的必然。

张再勇同志的乡土民俗风情散文，有着质朴清新有趣的特点，但在散文的艺术构思和文字表述上还是“略输文采”的。日本的厨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里谈到英国著名散文家兰姆的散文随笔时说他的散文随笔是“装着随便涂鸦的模样，其实却是用了雕心刻骨的苦心的文章。”厨川白村的这一看法是深刻的。这说明张再勇同志在散文创作艺术上还有着极大的需要提升的空间的。另外，中国历史悠久，幅圆辽阔，各地人文地理、民情风俗各具特色，都存着丰厚的积累，张再勇同志生活和工作的厦门地区的民俗风情也是一座开掘不尽的富矿，有着供爱好者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因此，我想张再勇同志的乡土民俗散文是大有可为的，我殷切期待他不久能奉献出更赏心悦目的散文佳作。

①②周作人：《谈龙集，地方与文艺》。

③钟敬文：《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民俗学和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工作》。

④鲁迅：《而已集·小杂感》。

姚春树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散文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序二

石奕龙

张再勇先生以他这些年来在各类报刊上所发表的有关厦门市翔安区地方风俗民情的几十篇文章集结成《翔安风采》一书，嘱我为序。然因平时研究所里教学、科研工作缠身，只能在零散的时间里，抽空拜读，所以一本书字数虽不多，却陆陆续续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看完，真是汗颜。

厦门市新设立的翔安区和台湾管束的金门县都是古代同安县东界或翔风里或马巷厅的一部分，它与金门隔海相望，两地一衣带水，真正是鸡犬声相闻，两地的人民相互迁徙、相互通婚，有同样的红砖厝，有同样的风狮爷，有同样的自然环境、风土与习俗。因此，除了两地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外，它们同属于一个地方知识系统，同属于一种地方文化，有着同样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底蕴，也有着同样的方言土语和表意象征体系。在1914年以前，它们甚至同在一个的政治行政系统地管辖下。

张再勇先生生在大嶝岛，长在大嶝岛，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翔安人，也是一位热衷于地方文史、民俗研究的有心人。多年来，在工作之余，他醉心于家乡的闾巷之间，奔走于家乡的山水乡野之间，探寻古早时代之遗迹，搜罗存留于民间记忆、历史记忆中之逸闻、传说，调查今日仍在运作、展演的风情习俗。然后，笔耕不缀，用细腻、清新、精美、流畅的散文笔调，向我们描绘了当地民间社会的历史、人文与风土人情，抒发了其桑梓深情。因此，这本书的特色之一，可谓是地方文化人自我述说的话语与书写，是地方文人的“主位”表述。

在这本书中，张再勇带我们在翔安区 36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去寻幽揽胜，在古道十八弯上，在翔金海湾畔，在蔽日的大榕树下，去倾听地方耄耋老者讲述各种各样历史流传下来的民间传说；在“双落挂护龙”、“双落倒照楼”、“大六路”及“小洋楼”等的红砖大厝、宗祠与村中的广场上，去参加闹热滚滚并富有地方特色的乡间婚礼，参与庄重肃穆的祭祀祖先的典礼，沉浸在狂欢的元宵庆典里；在小吃店里和村民宽敞的家中，品尝富有翔安地方特色的风物珍馐和品味他们的文房雅藏，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了翔安人民的所思所行和民间文化绚丽多彩的社会实践，也使我们感受到了翔、金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和古韵新风的变迁。故真实地反映翔安人民的社会实在，这也是这本书的特色之一。

我曾多次在省民俗学会的会议上强调，地方民俗工作者与爱好者的优勢，是能够将各地的民俗风情的真实与过程详尽地揭示出来。正由于有上述两点很值得重视的特色，张再勇先生的这本书很好地体现了这种优势。作为一位专业的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工作者，我由衷地赞美它，自然也非常乐意为本书写序和推介，并衷心祝愿翔安区的经济建设一步一个台阶可持续发展，人民的生活平安顺意，更加美好！

2004 年 3 月 23 日

石奕龙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学会理事，福建省民俗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百越民族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类学学会、中国民族学会、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会理事

目 录

序一 / 姚春树 (1)

序二 / 石奕龙 (4)

卷一 寻幽揽胜

望海潮 (3)

——金厦雄风之翔安颂

翔安 崛起的海湾明珠 (4)

溯源翔安 祝福新生 (5)

创业热情 如火如荼 (6)

交通网络 水陆构架 (7)

基础设施 一日千里 (9)

古寺香岩展新姿 (11)

乡野风情 一路俯拾 (11)

祖师圣灵 庙会空前 (13)

紫阳过化 墨客流连 (15)

奇石幽林 亟待开发 (17)

红砖古厝 翔金一脉 (19)

以人为本巧布局 (20)

美德传世蕴人文 (22)

- 古迹斑驳亟保护 (23)
- 金门胜景连翔安 (26)
- 香山太武迷人眼 (27)
 - 村落“风狮”镇风煞 (28)
 - 琼林古厝文风炽 (30)
 - 翔金海域赏鸟乐 (31)
- 新店沃野 古迹生辉 (34)
- 东界石塔拙而朴 (34)
 - 涉台文物侍郎莹 (35)
 - 太监碑记难觅寻 (36)
 - 鳌石镌刻廷玉留 (37)
- 马巷古镇 遗风流韵 (39)
- 闹市街中隐城隍 (40)
 - 池王风范一殿留 (43)
 - 观音宫庙说观音 (44)
- 内厝钟灵 人文厚积 (46)
- 朱熹采风“同民安” (46)
 - 窑址名曰“东烧尾” (47)
 - “扬威千里”蔡复一 (47)
 - 鸿渐山中“千人洞” (48)
 - “苏氏闽祖”名苏益 (49)
- 古道十八弯 今人乐徜徉 (50)
- 新圩镇古宅村采访记
 - 群山隐古道 (50)
 - 奇兵从天降 (51)
 - 山村藏胜景 (52)
- 远离战争 追求和平 (54)
- 大嶝，历史角色的转换
 - 昔为战场今胜地 (54)

- 旧貌新颜大手笔 (56)
两门对开大嶝先 (58)
小岛明天更美好 (60)
一水连三岛 风情知多少 (62)
 小嶝 安详而从容 (62)
 大嶝 隔海望金门 (63)
 角屿 玲珑风姿秀 (65)
先贤凌云节 乡土留履痕 (67)
 旖旎小岛隐大儒 (67)
 铮铮铁骨天日鉴 (69)
 吟咏邱诗访胜迹 (70)
 正气千古汗青香 (71)
大嶝 海洋文化孕人杰 (73)
 乡贤流芳廷拱莹 (73)
 田墘宗庙存志记 (74)
 义泉碑石抗倭史 (75)
盼中国统一 望翔金对开 (77)
 金门有岛曰“后悔” (77)
 福建情结解不开 (78)
 都有一颗中国心 (79)
 大海隔不断乡情 (81)

卷二 古韵新风

- 宗祠奠安 翔金同俗 (85)**
 奠安心情滚锵锵 (86)
 奠安盛典闹嗨嗨 (87)
 祭拜礼仪闹葱葱 (91)

- 祭文祝词热滚滚 (93)
戏曲阵头闹腾腾 (95)
“军门一品” 谥祀乡贤 (97)
——阳塘村张氏下份宗庙碑记
翔金娶媳滚镪镪 (101)
 母舅桌 厚礼数 (101)
 撒缘钱 好伴侣 (103)
 闹洞房 哗哗滚 (105)
“请火”迎香 演戏酬神 (108)
入乡随俗 奔丧有忌 (111)
话说元宵灯节 (114)
又到粽子飘香时 (116)
七夕情人节 家中当主男 (118)
七月普度奇闻多 (119)
世间本无鬼，庸人自扰之 (122)
中秋月圆“博状元” (124)
翔安年兜闹晦晦 (126)
童 念 (128)
 ——《天上一块铜》
 ——《武松打虎》
翔安土话撷趣 (130)
 翔安土话天气俗语 (130)
 翔安土话为人处事 (131)
和睦家庭乐融融 (133)
 百善孝为先 (133)
 夫妻恩爱多长寿 (134)
 恩爱夫妻多美称 (135)
 做个“新好男人” (136)
健身风情千万千 (138)

- “清茶养齿” 古有之 (138)
“清水养喉” 显奇效 (139)
斗胆严冬冲凉澡 (140)
糟糠“喂” 愈鹅掌风 (141)
我爱书房 (143)
 书房今昔 (143)
 用书本装饰居家 (145)
 古人消暑诗书存 (146)
 都是小人书惹的祸 (147)
 时尚老电影 忆流金岁月 (149)
收藏“方孔”趣无穷 (151)
 古钱币上赏书法 (151)
 吟咏古诗觅古钱 (152)
 “压胜”: 古代的纪念币 (153)
连环画与小语课文 (155)
 革命先烈与连环画 (155)
 市井传说与连环画 (155)
 腐朽制度与连环画 (156)
 文学名著与连环画 (156)

卷三 民间传说

- 两岸传说 同根同源 (161)**
 许解赴考佳话传 (161)
 江夏侯称江“夜壶” 郑国姓叫“草包王” (165)
 五月雨 关刀水 (169)
演戏酬神假作真 (173)
 真猪刀宰“假秦桧” (173)

木关刀斩“戏貂婵” (175)
张廷拱巡抚大同 (179)
林希元逸事 (183)
换床得麟子 (183)
养的卡大天 (184)
斗气彭金国 (186)
洪侍郎传奇 (188)
吉时落土“异兆”显 (188)
戏筑城池困“贡王” (190)
书写“大”字镇瘟鬼 (192)
红砖古厝“欺君”罪 (193)
财子寿 不可求 (196)
若是李五财 钱银自己来 (200)

卷四 山海珍味

碧波鸳鸯海中怪 (207)
——访谈厦门、金门“中国鲎”
沧桑历尽 名尊“化石” (208)
优良沙汕 海鲎天堂 (209)
远古孑遗 价值斐然 (210)
两岸合力 孕育源流 (211)
翔安“龙眼”惹人谗 (214)
巧食翔金“海蜇” (216)
海味珍馐“黑六子” (217)
野生“虾姑”三点黑 (219)
大帽山“闷土瓮” 吃了捡去梦 (221)
鱼曰“文昌”源于朱子 (223)

- 翔安特产 首推海蚝 (226)
 闲握蚝刀学剖蚝 (226)
 我爱家乡的海蚝 (227)
- 蚝干鸡蛋袋猪肚 秋来补胃尚盖赞 (229)
- 古宅“大蒜”香且辣 (231)
- 台湾的地方小吃 (233)
- 中国菜名撷趣 (234)
- 《读张再勇同志 < 大嶝风情 > 》 谭南周 (235)
- 诗情画意 海韵潮声 韩守泉 (236)
- 评《大嶝风情》
- 南 曲 /239
- 翔安自古好所在

跋

颜立水 (241)

卷一 寻幽揽胜



千年古刹 香山岩寺

望海潮

——厦金雄风之翔安颂

癸未仲秋，闽厦翔安新区建制，举区同庆，余心甚喜，作此篇，以抒胸臆。

厦金雄风，漳泉要津，翔安自古形胜。

古弯^①香岩^②，舫山嶝屿^③，人道海滨邹鲁。

浯水^④映金沙，鸿渐^⑤罩翠幕，风景如画。

车水马龙，民丰物阜，见升平。

山川沃野佳绝，有千亩绿畴，万倾碧波。

渔舟唱晚，南曲乐昼，嘻嘻翁妪童稚。

水浏^⑥穿鹭江，大道^⑦贯新马，描绘蓝图。

异日两岸三通，海峡明珠灿！

①古弯：新圩镇古宅十八弯。②香岩：新店镇香山岩。③舫山：马巷镇舫山书院；嶝屿：“英雄三岛”，含大嶝岛、小嶝岛、角屿等。④浯水：位于金门、厦门海域间的浯江。⑤鸿渐：内厝镇鸿渐山，又名“西黄钱山”。⑥水浏：翔安区水浏线，东接南安县水头镇，西通浏五店，与厦门本岛相连。⑦大道：翔安大道，贯穿新店镇、马巷镇，北联324国道。

原载于2004年元月《同安文艺》